



隋史遺文

十一

21
1544
12



1544
12

劔肅閣新刻批評出像隋史遺文卷之十

第五十一回

世充擅政殺文都 知節力戰救行儼

時危豺虎勢縱橫。衽席有刀兵。唯有青溪白石。

逍遙暫寄餘生。笑是痴兒。情癡玉鉉。渴想金

莖。自詫神龍得水。俄然走狗遭烹。

右調朝中措

國勢顛危。有手段的該出來支領抵墜。沒手段便
該隱姓全身。若貪一時功名出來。上有弱主。不可



不扶下有奸雄。不可不抑扶弱主抑奸雄。這是騎虎之勢。家國所關。不扶弱主抑奸雄。這是徇苟之徒。名節所係。我若顧名節。又全身家。這便是一代偉人。若要全名節。却破了國家。倒不如一隱爲高。元文都盧楚也。只是富貴之流。不是甚撥亂之才。當日因宇文化及來招降李密。也只待救漁人之利。到後來李密破走了化及。他以李密爲可倚仗之人。况他又與別人不同。原是隋室世臣。或者肯定心匡扶隋室有之。但是東都先有個王世充在。

不惟與李密累次征戰成仇。他見隋主幼弱。元文都一干盡是庸才。他已懷了王莽曹操肚腸。李密若來。若是他果眞寔要扶隋家。王世充便做不事。來若是他懷有異心。不知鹿死誰手。所以甚是。不欲累累與元文都相爭。道他把朝廷官爵與賊。又道元文都輩刀筆吏。觀其勢必爲李密所擒。我軍上與李密久戰。殺其父兄弟。今來必遭屠戮。激惱部下。元文都與盧楚等計議。若不除得世充。必爲阻隔。不若待他進朝將來殺了。然後召李密。

入都。這事是段達皇甫無逸趙長文郭文懿六個同議的。這段達是個老奸巨猾。想道王世充是個武夫。累次征戰。爪牙頗多。元文都眾人止是文墨之儒。怕笑他不過。那時同遭他殺害。不若吃兩家酒水。可以兩全無害。悄悄着女婿張志將此事報到王世充府中。王世充大驚。忙聚部曲人齊。已是三更。要先進宮中去。挾了皇泰主。征討元文都。一干去攻含嘉門。元文都已入見皇泰主。奉他在乾陽殿。傳旨差宿衛將官把守各門。又差三箇將官。跋野網。費躍田闍。與他相戰。世充部下是江淮善戰之士。跋野網見了。先自投降。這兩箇將官力戰敵他不過。元文都也知事了不來。帶了宿衛兵。是馬。要來夾攻。長秋監段諭。段達之弟。故意藏過鎖鑰。使他不能出兵。及至元文都出不得玄武門。要出太陽門。天色已明。王世充人馬愈集。已打破了太陽門。直至典教門。拿着盧楚。亂刀剝了。此時宿衛兵士見不是頭。都各逃走。世充如入無人之境。又在紫薇宮門首攻打。皇泰主差內監登樓問他。

爲何領兵犯關。世充只得下馬道。爲元文都盧楚
結連李密。謀獻東都。先欲殺臣。臣不得已起兵。願
得文都甘心。宦官回覆。皇泰主也沒主意。段達道。
世充部下百戰之餘。若使破了宮門。玉石不辨。不
若把元納言送去。令他罷兵。元文都道。臣若朝死。
陛下夕亡。陛下還作主。段達道。元納言自身作事。
自己承當。忠臣不怕死。做你一身不着。免得滿宮
流血。叫宿衛將軍黃挑枝拿了。送與世充。元文都
倒也慷慨道。罷罷。我爲國也不惜一身。只你這

賊賣友。黨奸妬賢。誤國料你也不得。令終向殿下
叩了幾箇頭而去。皇泰主看了。不覺兩淚交流。拿
到興教門。也照盧楚例。一頓刀斧砍做肉餅。只爲

制奸無奇謀。

反爲奸人制。

誰憐金紫客。

屠戮如犬豕。

皇甫無逸知事不諧。也不顧家眷。單身匹馬。砍門
逃向西京去了。趙長文躲在家中。郭文懿逃在友
人家。都搜出斬了。元盧兩家道是首謀。子侄都成。
段達又傳旨。令世充進見。世充不肯。直待宿衛的

人都換了他部下。自殿門排至乾陽殿。都是他部
曲。纔進來相見。皇泰主也勉強責他兩句。道。擅相
誅戮。曾不奏聞。豈爲臣之道。公逞其強力。敢及我
乎。世充假意拜伏流涕。道。臣受先皇厚恩。粉骨難
報。文都等包藏禍心。暗召李密。以危社稷。嗔臣不
從。欲相屠戮。臣迫于救死。不及奏聞。若有異心。違
背陛下。天地日月。實所鑒臨。使臣闔門殄滅。無有
遺種。段達道。王公忠臣。天日可表。陛下勿疑。皇泰
主免他的罪。授他爲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正
是。

爲忠爲詐。懵難分。却向蛟龍借雨雲。
從此飛騰誰與制。笑伊垂拱只孤君。

世充自居了尚書省。兄世暉爲內史令。其兄弟子
侄。世偉。行烈。行本。君度。玄應。玄恕。或典禁兵。或參
机務。皇泰主左右前後。都是世充私人。皇泰主只
有箇垂拱。仰成。總之。元文都等無才。本意要驅除。
權奸。不量力。不審勢。反爲所制。身歿家滅。大權盡
歸了。奸雄一片爲國之心。反做了誤國之事。城中

消息傳到李密軍中。李密因要入朝。已到溫縣地方。前時出哨的拿了一個隋朝國子祭酒徐文遠。李密曾從他受業。仍舊以師禮尊他。這老子却正言作色道。老夫既蒙厚禮。敢不盡言。未審將軍之志。欲爲伊霍。繼絕扶危。老夫遲暮。猶願盡力。若爲莽卓。乘危邀利。則無所用。老夫李密道。昨承朝命。備位上公。真竭愚慮。匡濟國難。文遠道。將軍名臣之子。失塗至此。若能不遠而復。猶不失爲忠義之臣。李密原是個修名的。經這一番說。也有了一個赤心輔國之意。聽得城中有變。世充擅權。當日在朝內主張招他的。都遭殺害。怕入朝有禍。又問徐祭酒祭酒道。世充也是我門人。爲人殘忍。偏隘。既乘此勢。必有異圖。非破世充不可入都。以此李密就退回了洛口。却見一路來的。

負襁牽衣。携男挈女。鳩形鵠面。溝壑中放轉餘。覓。贖鼻鶉衣。鄆都內發來餓鬼。拔光艸莖。當青蔬。竝無菜氣。狠剝樹皮。熬薄粥。那見米珠。離鄉背井。只爲性命重。便覺別離輕。泣女啼兒。難捱。

歲月長。却是永食少。這

總是上天降禍。更兼撫馭無奇。

無計堪支歲月。故教百姓流離。

細看都是東都及四方來的飢民。絡驛不絕來洛。口就食。李密在馬上看了。對賈閏甫道。可憐這些飢民。如今歸我。他日還可備我用了。還只恐人多糧少。將及洛口。沿路都是米。都是人肩擔不起。傾滾在地的。到洛水。水面浮漾無限糠粃。水底沉下米。猶如白沙。李密又道。有此米。何愁不足以供衆

人。賈閏甫道。這都是隋主當日逼迫百姓賣兒賣女的。堆積十餘年。以為明公得衆之資。但民心無積貯。有窮。今日米聚人來。他日米盡人散。目下有司不知愛惜。如此屑越。恐怕也是易盡之道。

隋家辛苦事。鞭笞。却為他人聚衆資。

天道有盈。還有訕。莫教暴殄盡此時。

李密連聲稱善。補閏甫做司倉參軍。着他掌管出入。却終久自恃米多。王世充因東都乏食。差人來要將布帛交易。賈閏甫道。世充乏食。天絕之也。軍

民飢疲不攻自下。不宜與之。不知李密得此三倉。任人搬取。諸將各搬有千百石。內中長史邴元真素性貪鄙。搬得獨多。要與交易。道世充有罪。其民何罪。明公王者之師。不宜爲開糴之舉。聞甫道今日交易。是乃藉寇兵。資盜糧。明公豈可貪仁義之虛名。負飽敵之寔禍。邴元真道。不過糴明公之仁名。因高索其值。明公之厚利。交易正名利兩收之策。還是交易的是一時說不該交易的少。該交易的多。李密就便應承許他交易。一開個交易的門。

被王世充換上數十萬米去了。這番世充呵

軍因餉足威風凜凜。人爲糧多意氣增。

想得李密與宇文化及相持來。將士多疲弊。每日大行操練。犒賞要攻李密。怕似人心不從。暗地着一個心腹軍士張永通。道夢見一人錦袍玉帶。自說是周公。我奉上帝玉旨。世鎮洛陽。李密無知。震驚神靈。我當發兵勦滅。王僕射可助我夾攻。當獲全勝。初次說王世充道。他妖言逐出。後來張永通道。委是有夢兩次。如此分付。不敢誑言。王世充就

立起一個周公廟。自... 禱。正焚香再拜。只見廟祝跳將起來。坐... 內道王僕射。王僕射。我累次着你征討李密。助你神兵。你只不依。王世充叩頭道。只恐兵微。不能得勝。這廟祝道。有我神兵。如何不勝。如... 初定。叫你... 軍盡皆疫。王世充又連叩頭道。不敢違拗。即便發兵。說罷。廟祝一交跌倒。扶起問他前事。一些不知。這番不惟王世充道有神助。一城都道周公顯聖。助王僕射殺李密了。

齊國神道豈是神。故將神道誑愚人。

火牛一出全齊復。何必叨叨問假真。

人心只有利害可動。說個有神兵相助。自然鼓舞。必說不去。要疫。那個不恐懼。以此都磨拳擦掌。要出洛陽。王世充點了二萬精兵。糶日出師。旗上。都打着永通二字。到偃師。在永濟渠南首下寨。來攻李密。李密自聞洛城有變。道世充內亂未定。斷不敢出兵。不料他的兵已到。留下王伯當守住金墉城。自己也領大兵來到偃師。大集將士。與他計

議戰爭之事。河東公裴仁基道世充此來決一死戰。明公只宜堅壁以拒之。未將不才願得精兵三萬。傍河西進逼東都。以乘其虛。倘東都破。世充糧本已失。若世充回兵相救。明公尾其後以擊之。比至東都。未將撤兵。若更出兵更行。此法我兵甚多。分番應之力不疲。彼兵少。屢出則力敝。是亦策正是。

雄兵既扼險。

飛將復乘虛。

不作觸藩軼。

應為游釜魚。

李密道此計甚妙。東都之兵恃其兵精器銳背城借一。有不可當之鋒。但其食盡求戰不能持久。我乘城固守。養我之威。挫他之銳。求戰不得。非退卽潰。合力邀擊。世充之頭可致。正該如此。却有單雄信道。什則攻之。五則圍之。我兵較世充士卒多數十倍。力能制彼。豈可避之。陳智畧與樊文超道。未率所部歸附。正欲少著功效。不必明公大眾畧等願以本部鹹斬世充。李密便有些沒主意起來。道衆將果有同心想世充不足滅。東都不足平矣。

仁基道。明公更問諸謀士。戰斷不可。魏徵道。明公自破宇文化及來。精銳多。世充乏食。志在死戰。還當堅壁清野。以老之。俟其糧盡。回軍分兵追擊。裴柱國議是。却又長史鄭頰道。魏記室文儒。不諳兵事。以衆擊寡。自然必勝。還是戰是。

道。傍築舍分難定。

爲語將軍自主張。

李密自恃兵馬衆多。又見人多要戰。就不聽了。裴仁基魏徵着單雄信領馬兵一支。在偃師城北。自巳督大兵在北邙山上。做犄角之勢。等待世充。

世充也選了一支精兵。悄悄渡永濟渠來。與單雄信廝戰。若使單雄信是個有謀。只待他渡渠時。率領馬軍。只一冲可也。逼他落水。却也犯了一個恃字。道他兵少。不足介意。不知他这支是江淮灰土。上不裝盔。下不貫甲。止是扎巾紙甲。短袄麻鞋。一手團牌。一手短刀。背上幾枝標鎗。行走如飛。却又會滾一渡渠。蝴蝶似飛來。後邊隨的又是江淮弩手。百發百中。單雄信這廂人馬。都帶鉄甲。回轉不便。手中使是長鎗。會使鎗的。挑得他的牌。站得他的。

身這人就滾不進來了。不會使的。在藤牌上一棚兩棚不入。牌已早滾到馬腳下來。馬轉不及。定受虧了。單雄信與付將孫長樂。雖勇也支撐不來。却得李密又差上二員將官。是程知節。裴行儼。帶了騎兵趕來策應。這兩個都是個不怕死的勇夫。一個斧。一個刀。都是一匹好馬。風也似從滾牌上亂踹。也不管弩與箭。亂闖。不期箭來得密。一箭正中裴行儼面門。行儼翻筋斗落馬。好一是

輕風飄落葉。

急雨打殘花。

東都兵見南陣上一個將官落馬。一齊來搶。這程知節也不慌不忙。畧轉熊腰。伸手接住了。行儼手一扯。行儼趁勢一躍飛上。知節馬來喜得這匹馬是好馬。便載兩人也載得。只是舉步遲了些。被東都兵圍住。惱了程知節性子。一手挽着行儼。一手舉斧亂劈。沾着的呵便鮮血迸流。碎頭折頸。好是一片霜來紅葉飛。半輪月墜朱霞起。

胆小的都縮退了。只有一個東都雄武校尉淳于單。倚着他有些本領。提着捍渾鉄搦抵處追來。知

節的馬慢。他的馬快。一趕趕將上來。看得清。舉得快。把渾鉄。拗從知節後。心攏來。自古忙者不會。會者不忙。知節只一閃。那拗已從知節脅下攏過。淳于單這一個空。倒把身軀向前一仰。待回槩時。已被知節挾住。一邊倚着手。力大。定要扯回。一邊肘力大。挾住不放。正扯拽時。知節把身軀下老。定一扭。响。曉一聲。早把這條槩。做兩截。淳于單拿得半截。捩急待要打去。那宣花斧。却來得快。齊腰砍來。早已將淳于單脅下砍着。跌下馬來。程知節又復上一斧。早已不得活了。這便是。

壯士臨戰場。

不灰定然傷。

隨從馬軍已到。奪了淳于單的馬。與裴行儼騎坐。復翻身復殺入王世充陣。東都兵望風披靡。連與單雄信。孫長樂接戰的。見他冲來。都各退去。程知節殺得性起。還待要殺去。奈是天晚。單雄信恐怕有失。鳴金收兵。俟次日再戰。這翻世充折了一員驍將。李密處已重傷了兩員戰將。正是。

玄黃飄戰血。

誰得獨安全。

總評

閻甫是個謀臣。惜乎不遇其主。卒至湮沒。仁基亦是將才。若從其計。李密必不敗。本傳原為叔寶。而就中閻甫知節士信。凡其友人各為拈一事。所與賢則叔寶更賢。是借客形主。非以客掩主。觀者應能得之。

第五十二回

世充詭計敗魏公。玄邃反覆次熊耳。

詩曰

成敗雖由天。

良亦本人事。

宣尼驚暴虎。

所戒在驕恣。

夫何器小夫。

乘高肆其志。

一旦衆情携。

福兮禍所伺。

妖螭失所居。

遂為螻蟻制。

噬臍亦空悲。

貽笑滿青史。

帶各固結
及各有方
情密不疏
及耳

兵法兵驕必敗。蓋驕則恃已。輕人驕則逞已。失衆無以禦人。那得不敗。况李密自殺了翟讓部。下人道他背義忘恩。身合而心離。孟讓一千原是盜賊。趨勢而來。勢衰易潰。四方仇民。因米而聚。米少自去。那一個是堪倚仗的。只有王伯當秦叔寶兩個是謀勇俱全的。王伯當去守金墉城。秦叔寶因字文化及已敗。却投山東。他記念母親。回瓦崗省視。賈閏甫落日倉司倉。雄信也是個勇夫。不善籌畫。裴仁基與魏徵兩個計議甚好。却又不肯聽。

要與王世充相持。李密才而恃衆。那當得王世充狡而善謀。先把一個糧盡激人。又把一番妖言惑人意在必勝。不期一戰不勝。正要想一條計策。與李密相持。只見帳下閃然道。拿着了李密。世充驟然聽了。不勝大喜。却又思量李密坐在大寨。有將吏環侍。出行時有兵馬隨從。怎落得我兵手中。這也古怪。及至解進中軍來時。則見縛着的却是一羣是樵砍的人。爲首果是李密。世充問是那裏拿來。軍士答應。小人們奉令巡邏。路遇這子人。內中

有李密。小人們奮勇拿來請功。這爲首的喊叫冤枉。小人是國子監助教陸德明家人。城中乏柴。着小人出來樵採。不是甚李密。同隊可証。巡邏的道明是李密。假做樵採。窺探軍情。王世充又叫衆樵夫細問。果然都是城中鄉宦家人。及小民出來樵採的。世充道。這不是李密。不可枉害無辜。放去罷。正是

仲尼陽虎。顏雖似。

爲聖爲狂。自不同。

衆人得了命。飛跑出來。未離轅門。忽聽得旗牌叫

僕射叫轉來。這些人那個肯走。畢竟又趕上許多。人。抓轉去。口裏只叫元帥爺饒命。並不是奸細。世充道。我不難爲你。有用你處。先着假李密令中軍好好款待。隨即叫中軍附耳分付了。又問你這干人有熟北邙山幽僻的路徑人麼。只見衆人道。內中有兩個。一個叫滿山飛萬力。一個叫穿山甲。司原。這兩人慣走山徑。曉得路數。王世充又留下了。叫他近前分付。要他引精兵三百。各帶硝黃。潛入李密寨中。放火。事成重賞。這兩人大喜。連晚發放

了這三百人出營。次後禦備與李密討戰。兩邊呵

紛紛戰血。烟云洒。勝敗存亡未可知。

李密自恃兵多將廣。可以勝世充。寨中都不設有木柵。因新降將要立功。就用陳智容張童兒樊文超充頭陣。單雄信程知節羅士信打第二陣。自在後略陣。裴仁基因他苦苦不欲戰。他兒子行儼箭鏃未愈。着他同馬鄭顛鎮守。偃師兵纔離寨。不曾排開陣勢。那王世充領兵橫冲來了。陳智略這三將曾隨宇文文化及。也是慣戰之將。也率麾下抵死相殺。不肯少退。但見

角弓開月。羽箭飛星。鎗尖飄素雪。亂紛紛柳絮。因風劍影落長虹。光燦燦菱花漾水。鼓振三春雷動。旂搖五色雲奇。人懷報國。那裏惜熱血。一腔士急。死綏全不顧。壯軀七尺。正待要

功銘麟閣。爲韓信。命盡烏江。說霸王。

兩邊正在戰酣。不分勝負。只聽得一聲喊起。道。搗寨的兵拿了李密來了。那是一簇馬兵。擁着李密。錦袍金甲。背剪綁在馬上。李密尚兀自在馬上叫

喊不明道。快來救我。快來救我。已被這千人擁進陣裏去。陳智畧部下正在戰得高興。看見吃了一驚。隋兵見了得志。吶喊踴躍殺來。陳智畧對樊文超道。如今主戰的已沒了。戰他也没用。散罷。樊文超道。東方也是佛。西方也是佛。散也没處去。倒是投降。便傳令主將已沒。情愿投降。部下聽得一齊拋戈弃甲。跪倒。總是

朝秦暮楚。全無忠義之心。故此

賣主偷生。只有投降之計。

單雄信一千打第二陣。見前邊一齊跪倒。不知是甚緣由。却飛報的來說。魏公已被拿去。前軍都已投降。單雄信這一千猛夫。也不付量。道。仔細拿得李密着。如何去救他。心下一慌。人住馬不住。也就退了開去。獨有李密還領着麾下精銳心腹之士督戰。見前陣散亂。還着旗牌來問。却又後山上連聲發喊。一隊短刀步兵飛也似山上趕下來。已在陣後亂砍。回望寨中。又是烟焰冲天。守寨軍士四散亂竄。投崖墜石。却是王世充着樵採的做引導。

黑夜領這支兵。各帶硝磺引火之物。乘他人盡出。戰焚他大寨。李密却。又平日倚恃勢大。没人敢來窺伺。到處不立木柵。只立營房。所以這幾百人。如入無人之境。燒了他寨。又殺將轉來。此時李密要敵後軍。前面王世充大隊人馬。已到要敵前軍後邊。步兵殺來。真是前後夾攻。腹背受敵。只有一走便了。這

志玩人情懈

心驕士意離

自教成敗北

匹馬走如飛

逃到洛口。倉纔得安息。單雄信各枝人馬。雖然逃散。也俱到洛口。倉會集。正待天明去合偃師。這支人馬。再調金墉。于伯當。黎陽。徐世勣。飛着人去瓦崗。取秦叔寶。再來恢復。又有人來報偃師城中。先是羅士信回。說兵敗。魏公不知去向。到二更天氣。陳智畧三將。叫喊道。魏公已回。燈燭之下看時。果然是三將擁着元帥。坐在馬上。鄭司馬叫開門出來迎接。進得城來。元帥道。諸將不行救應。喝教把鄭司馬。裴柱國。羅將軍。盡皆拿下。却元來這元帥。

又是假的。城中將士裴行儼等都束手就擒。連當日拘留的王世充家屬。王世偉。王女。應都被奪去。從行將士家屬。雖分付不許殺害。却全城已屬王世充了。

可憐數載分爭。一旦還歸人手。

李密正在不快。只見部下心腹楊慶進來。悄悄對魏公道。長史邴元真他家屬已爲王世充所得。如今聞得他有書與王世充。叫他來取洛口。自己翻城相應。明公可急剪除。不然爲禍不小。李密道。我

當日只爲殺翟讓造次。以致人心不附。今他反叛未明。又行誅戮。人心越離了。他約王世充來。必然要渡洛水。我如今已去知會單雄信。程知節。叫在南。听取齊。已着八哨探。待他將到洛水。報我等。他半渡。我發兵擊他。怕不全勝。勝了王世充。回來處。他不遲。不期李密部下是戰敗的人。心懈怠。王世充是戰勝的。意氣自強。所以這邊緝探的。都不經心。那邊來戰的。倏忽而至。李密待發出兵。王世充兵已。是渡水來了。李密回看部下。不及萬人。單雄

信各兵又都未到。料他抵敵不過。傳令且回倉城。只見倉城已自豎起降旗了。李密道：悔不從楊慶之言，不敢進城，帶麾下只得退據虎牢，再作區處。那元真見李密兵去已開門出降了，恨是

人情見利多忘義。誰肯臨危早致身。

李密到了虎牢，還道似前番各處依舊來歸附他。不知當時亂極了，也沒了法度。比如先曾吃隋朝俸祿，做大官的見賊勢大，便降了賊朝廷，也不敢難為他家屬。做了幾年賊，一旦賊人失勢，仍舊歸

正朝廷，也不責他反覆，仍舊做官。所以先日叛隋來的，依然歸正去了。趨附的賊盜不降就散了。便是初相從單雄信一千，還有從中觀望的那個還來刺，有兩處人馬。一處徐世勣在黎陽，一處王伯當原守金墉，見李密敗，王世充勢大，不能支撐，退守河陽地方，只得傍此兩處以圖後舉。待要到黎陽，想起我當日只為徐世勣言語之間，譏我驕傲。我把他閒置在黎陽，我如今率眾遠往就之，不惟無面目可以相見，倘若做了個那元真，如何是了。

止有王伯當是個義氣漢子。當年結義原說同生同死。還往就他罷。正是

英雄一失路

萍梗信風吹

將到河陽。王伯當遠遠出接。把善言相慰。道漢高。屢敗。終得天下。項羽雖勝。終遭夷滅。明公安心。以圖後舉。不可自灰壯志。在河陽安息了一夜。次日與眾將計議。王伯當道。王世充新得洛口。食足兵強。難與爭鋒。東都一事。且當徐議。但欲歸瓦崗。守文化及雖。以拘據聊城。漳南寧建德。兵鋒甚銳。江

陵蕭銳。關中唐王龍蟠虎踞。無地可容我輩。足爲今之計。止有南阻河北。守太行。東連黎陽。徐世勣爲人忠義。不以成敗利鈍易心。且足智多謀。堪當一面。着他固守黎陽。黎陽有倉城。兵食有資。河北與世充相近。未將雖不才。願往死守。明公身居大行。呼吸兩地。身旣在此。當時部曲必然來歸。力薄則據險而守。力足則相機而戰。固是妙策。李密道。爲今之計。唯此策可行。問眾將都噤嘿不肯答應。一聲李密又問眾將。只得道。自北邙一戰。人心皆

驚智畧投降。仁基就縛。無可戰之人。偃師既破。洛
口復降。無固守之志。人情趨利。比比皆然。今明公
麾下尚存二萬。恐再俄延。怕從人日散。公欲據守。
誰人相助。正是

難將隻手支天墜。獨立烏江奈若何。

李密聽了。不覺兩行淚落道。孤仗諸君同心同力。
言取洛口。又據黎陽。北抗世充。南破化及。不意今
日一戰。至于衆叛親離。欲守無人。欲歸無地。要此
生何爲。不知速死。言罷。拔腰間劍。便欲自刎。伯當

向前一把抱定也。兩淚交流。道明公你備經困苦。
後來頓成此大事。今雖失利。安知不能復興。何可
作此短計。兩人號哭。連衆將士也。一齊淚下。李密
哽咽了半日。纔出得一聲道。罷罷。我壯志不甘居
人之下。今遭天之喪。我無計可施。諸君若不棄同
到關中。歸于唐主。諸君可以不失富貴。各人一齊
道。願隨明公同歸唐主。這是

運蹇難舒壯士心。時窮且屈英雄膝。

李密又對王伯當道。將軍家室都在瓦崗。今日入

關家室日遠。恐其掛念。不若將軍且回。伯當道昔與明公相誓。生歿相依。肯至今日相弃。便分身原野。亦所甘心。何況家室哉。這幾句連同行的人。都感動。沒一個離散了。正是

真心金石開。

何況血肉伍。

李密因怕耽延有變。所以不待叔寶來。也不知會徐世勣。只帶部下約有二萬人西行。先差元帥府。檄柳燮。賈表。奏知唐主。唐主久知李密知畧可用。況且河南山東多有他舊時部曲。若收得他。就可招來。這千規取東都。漳南。所以不勝大喜。先差將軍段志玄來慰勞他。又差司法許敬宗來迎。只是李密想起當日希圖作盟主。就是唐主何等推尊。誰知一旦失利。却俯首爲他臣子。心中無限不平。無限悵快。說的事到其間。不得不爲人下了。正是

魚歸淺沼難舒尾。

鵲入雕籠怎展翎。

一望長安一惆悵。

暮雲殘日不勝情。

李密與王伯當自潼關過藍田。進長安。率領王伯

當一千進朝。見唐主不住。差人來。又心中想道。我當日附東都時。皇泰主授我太尉都督內外諸軍事。我如今歸唐。唐主畢竟不薄我。若以我爲弟。想李神通李道玄。都得封王。或者還與我一個王位也。未可知。一路中自解自慰。不覺已到長安。鴻臚官報名。次日引奏。李密居前。王伯當居後。賈閏甫聞李密降唐也。趕入闕。一同諸將在後拜舞已畢。宣李密上殿。唐主賜坐。道賢弟戰爭勞苦。當俟吾兒秦王幽州來。與賢弟共平東都。以雪弟仇。又問相從將官秦瓊可在。麼李密道。在山東省親。現在王伯當賈閏甫等。唐主就傳旨。授李密光祿卿。上柱國。賜邢國公。王伯當左武衛大將軍。賈閏甫右武衛大將軍。其餘將士各賜爵。李密與衆將謝恩而出。

憶昔爲龍彪。

今乃作地鼠。

屈身伍絳灌。

嗔咽不得語。

念他無家將表妹。獨孤氏與他爲妻。恩禮雖隆。官職不大。這正是唐主怕一時無功。遽得大官。在朝

要忌他。乃愛惜他。處在。又回河南山東未平。那兩處多有他部曲。要他招徠。如今官爵太盛了。後來無以加他。反生怨望。乃是籠絡他。也是保全他。處在。只是不滿了他的望。心中甚覺不平。況且部下將士。當時攻城掠地。倚着金帛。來得易。也用得易。自入關來。也都資用不足。也不相安。李密與伯當計議道。世勳現在黎陽。張善相在伊州。叔寶在山東。雄信諸人在洛。還可有爲。何苦在此。遭人輕賤。伯當也道。正當如此。就大家一齊計議。奏知唐主。願往山東。收故時麾下。往取洛陽。這時唐主不許。他也罷。却見他素得人心。他當日部下還有不服。王世充的。他去可以招來。欣然允了。李密又奏請。賈閔甫王伯當兩個作副將同行。這便動疑了。所以臨行時。還召他同升御榻。賜酒餞行。後來有肯啗他一半人馬在華州。又着他單騎入朝。另受節度。這番李密便急了。正是

積疑成市虎。

賢奸難自白。

自非忠貞人。

鮮不成叛逆。

李密對賈閏甫道。唐主已遣我行。又召我還。畢竟有人讒我。往必就死。不如計破秦林。收他兵糧。度河北。到黎陽。就徐世勣以圖大事。賈閏甫道。不宜如此。只該且單騎還朝。明無異心。要往山東再圖方便。李密大怒。怪他不同心。意欲殺他。賈閏甫含淚再三勸說。大福不再。翟讓死後。人心久離。今若舉兵。安望舊時部曲傾心相附。李密越惱。竟要殺他。虧得伯當苦勸。方罷。伯當明曉。這事不妙。也要苦勸。見他執意。只得聽他。只道義士不以存亡易心。公必不聽。與公同死而已。這

祇因恩誼密

擬把此身酬

李密假說要回京。將家眷暫寄桃林縣。乘晚着兵士穿了婦人衣服進城。進城之後。忽然盡改武扮。裙下帶刀。據了縣治。收了倉庫。就走南山。要往伊州。早已有桃林縣逃脫官員報入唐。熊州去了。那鎮守熊州將軍史萬寶聽了。一時也驚惶無計。倒是總管盛彥師道。不難。我自有的策。只須數千人馬。自能取他首級。史萬寶再三問時。只是不肯說破。

彥師帥兵去了。這邊李密以爲官兵必截洛州山路。無人攔擋。騎着馬領這千人緩行。恰到熊耳山南山下。一條路左傍高山。下臨溪谿。李密只催人走。不看左右。只聽一聲砲响。山上樹叢裏弓箭如雨般射來。路狹進退不能。况身上都不着甲。山谷裏谿中又殺出伏兵。截住前後。可憐李密伯當亦在亂箭之下。被伏兵梟了首級。

天心已自眷真人。只合抒忠效盡忱。

身負叛名何處去。溪山空自火成隣。

奏捷唐主勅將李密等首級傳示黎陽。徐世勳見了拜伏大哭。上表要收葬唐主。允從。併全尸給與世勳爲他掛孝。全軍白衣。以王者禮葬他在黎陽山。王伯當等陪葬。這便是李密衆人結果。若使當日投入黎陽。不入關。也可苟延几時。若旣仕唐。爲唐出一翻灰刀。平了山東。也得與徐世勳秦叔寶程知節同畫象麒麟。封妻蔭子。圖王不成。反至身歿名滅。與陳涉吳廣同。豈不可惜。

有才不善用。乃爲才所使。

不及秦與徐。

芳名著青史。

總評

李密半世奸雄。雖以天子之力。大索天下。不得。及致。叔勢。備極。唾手功成。却乃着着失手。若非天眷。真主。故奪其鬼。豈剛傲。悖謬至此乎。

一生交結英雄。末路却一個用他。不着虧了李。勤乞葬。一舉。猶得與田橫。並擅千古耳。

密以叛。死。事若可惜。然幸其蚤發。故世勛得盡。其義。使已臣唐。安得以王禮葬之乎。密之反覆。

豈肯甘心為唐功臣。卽以真王生。不如以王。葬也。何者。死。于。知。已。之。手。猶。勝。榮。于。不。知。已。之。朝。草。竊。英。雄。見。解。固。如。斯。已。

第五十三回

秦叔寶失主歸鄭。程知節決意降唐。

詩曰

狂風飄白雲。

蕭散無定迹。

世亂興衰殊。

頓令人心易。

朝握楚國符。

暮受虞氏策。

所遇非真人。

依栖似行客。

人到世亂。忠貞都喪。廉恥不明。今日臣此。明日就
彼人如旅客。處處可投。身如妓女。人人可事。豈不

可羞可恨。但是世亂盜賊橫行。山林猷猷。都不是安身去處。有本領的。只得出來從軍作將。却不能就遇着真主。或遭威劫勢禁。也便改心易向。只因當日從這人也。只草草相依。就爲他死。也不見得忠貞。徒與草木同腐。不若留身有爲。這也不是爲臣正局。只是在英雄。不可不委曲。以量其心。叔寶因化及已敗。山東未平。意欲省侍母親。就移到黎陽。或是偃師地方。以便侍養。到得瓦崗時。尤俊達連朝將瓦崗寨收拾堅固。異常相見了。然後拜見

母親。其妻叔寶在瓦崗時。有孕。別後已生一子。出來相拜。叔寶母親說寶玉。一体取名叫做懷玉。又問伯當問前家屬。都各平安。伯當問甫亦有寄贈。叔寶一家子團團相聚。且是快活。正是

久諧沙場苦

常勞閨閣思

殘燈相對語

疑是夢中時

正在歡聚。只見李密有文書來。道東都王世充來交戰。調他領兵。叔寶只得起身。連明要同叔寶前去。叔寶道。山東寇盜雖服。我等威名。然事不可料。

况建德化及逼近此地。還須兄長彈壓。漢高祖三
傑。蕭何只守關中。我作韓信。罷離寨不多兩日。先
傳李密被王世充拿了。又傳李密被王世充大敗。
逃到虎牢。金墉。偃師。洛口。地方盡皆失陷。叔寶听
失洛口。不勝驚駭。道怎一敗至此。心中記念晝夜
兼行。差人分投打听。說魏公已投關中。單雄信不
肯從唐。與程知節見屯韓城。叔寶道。單徐二兄。犹
在黎陽。尚存。還該連兵據險。以商再舉。纔是。且不
走黎陽。先到韓城。單雄信迎接入城。與程知節都
相見了。問及失利事情。單雄信道。魏公為詭計所
敗。我與知節等各軍都驚散了。當夜被他破了偃
師。裴柱國。羅士信。都為所擒。如今聞得俱已重用。
我等次日訪知魏公在洛口。正待領兵相從。不料
邴元真暗將洛口倉投降。裏應外合。魏公逃往虎
牢。途路隔絕。不曾去得。聞知他不來相約。竟帶王
伯當。賈閏甫。已向關中投唐王去訖。我要在此屯
札。孤掌難鳴。要回瓦崗。當日乘輿而來。今日敗興
而返。何面目見江東父老。正與知節兄在此沒擺

割却得兄來。可從長酌議。叔寶道。我等與世勤。都是將帥之才。不是霸王之主。從得其人。可以保守功名。若妄畜非分。必至身死。名滅。今唐主德望尊隆。這也猶可。還有個秦王。他豁達大度。好士禮賢。真是一個英物。今魏公已投唐。我等須從魏公。不須觀望。正是。

帝星久向太原明。

王業關中已有成。

待欲攀龍樹勛績。

少須屈首事英明。

單雄信半餉不言道。叔寶。你與李淵有恩。你自去。料不失高官重祿。我却不去。他殺我親兄。是必報之仇。我怎忘得手足之情。仰面去事他。要去你與程大哥去。

只因手足深仇。

難講君臣大義。

知節道。他若肯我。已早同他去了。委是不肯。叔寶道。在此孤城困守。糧少無援。斷須從人。依我說。齊桓公忘射鉤之仇。當原先有個禹王。父親被舜殺了。猶自替他治水。單雄信大叫道。我斷不去。我斷不去。程知節道。我們是意氣兄弟。如單大哥不去。

也不要相強。只是不向唐家。却向誰家。單雄信道。關中路遠。多帶糧。不能行遠。少帶糧。恐路土不敷。况前有王世充。阻擋。便我不與他相仇。也不該去。皇秦皇帝。當先魏公。受他勅封。我們也受他封。王世充。雖與魏公。結仇。却不與我們。為仇。况且羅士信。在那廂。已做了驃騎將軍。裴仁基。仍舊做了柱國。依我講。還該到東都去。秦叔寶道。東都也好。只怕王世充。不能容物。怕不能久長。又魏公伯當。情誼。却不可忘。程知節道。哥莫要撒古。我們且去。料王世充。也拿不住。我們的心。怎先失了自已的。和氣。

虎盼山林歸未得。且從榛莽暫栖身。

秦叔寶。物不過雄信。道但憑單二哥。處分單雄信。分付本部。樹了降旗。差書佐。茅蒼先。獻了書。恰好羅士信。奉世充命。來招撫。兩邊相見。士信道。自北。部相戰。我等為隋軍所愚。竟至敗散。到得偃師。又被陳智畧。騙城。束手就縛。王太尉。不惟不殺。都與。官。做曲加優禮。聞單大哥。及二位哥哥。在此。差我。

來招降。我想兄弟這樣不才。王太尉猶且禮待。若三位哥去。怕不夫加陞爵。况李魏公已是投唐。兄們也是沒主。不若且去。單雄信道。我已差人去請降了。兄弟既來說。我們也不必待他回報。解甲降隋罷。只是

人情若比初相識。到底終無怨恨心。

四人率了本部人馬。竟渡洛水。來至東都。士信先見了世克。次後單雄信三人見。進太尉府。世克忙並近捲簾。叫三人捲簾。下行。了參禮。道。下官久聞

三位將軍大名。更見三位將軍突戰。真今古罕有。恨不得朝夕左右。今天賜將軍爲我股肱。想天下不足平矣。但將軍勉力建功。倘下官有負將軍。不容于天地。就厚

單雄信虎翼大將軍

秦瓊龍驤大將軍

程知節驃騎將軍

單雄信對叔寶道。你看王太尉待人如何。就是你與唐王有恩。怕不能如此。叔寶無言。倒是程知節

道。个。直。漢。道。人。不。難。在。起。初。的。惡。懃。若。彼。此。相。信。
得。過。也。不。消。說。誓。自。此。雄。信。死。生。爲。着。王。世。充。了。
只。是。牢。籠。二。字。中。間。還。要。帶。着。眼。珠。子。走。深。情。厚。
禮。卑。其。辭。一。時。也。哄。得。人。動。但。遇。豪。傑。是。這。樣。遇。
常。人。也。是。這。樣。庸。人。被。他。籠。絡。却。籠。絡。這。些。庸。人。
也。無。用。豪。傑。一。時。也。不。覺。看。到。後。來。道。這。人。也。不。
過。是。這。个。套。子。全。無。實。心。全。不。認。得。人。也。便。不。肯。
用。心。了。所。以。王。世。充。十。分。猜。忌。做。粗。出。一。片。虛。情。
也。只。騙。得。單。雄。信。輩。沒。經。緯。直。漢。卽。如。他。平。日。親。
信。的。人。也。先。有。不。信。他。的。了。一。个。馬。軍。總。管。獨。孤。
武。都。與。步。兵。總。管。劉。孝。元。道。只。裝。兒。女。之。態。哄。人。
貪。忍。不。顧。親。舊。一。心。計。議。要。歸。唐。約。唐。安。抚。使。任。
瓌。夜。間。領。兵。到。東。都。他。衆。人。裏。應。獻。城。不。期。事。露。
俱。被。世。充。殺。了。裴。行。儼。父。子。降。世。充。仁。基。做。了。禮。
部。尚。書。行。儼。做。左。輔。大。將。軍。待。他。可。謂。隆。禮。却。又。
忌。他。威。名。他。二。人。不。安。與。尚。書。左。丞。宇文。儒。童。要。
害。世。充。也。爲。他。所。知。殺。了。還。夷。滅。他。三。族。

人情豈樂忘德。

爭奈虛情易識。

用恩用威都窮

只是生人反側

這番連程知節也不相安了。一日到叔寶衙內道。王公器度淺狹。一味詐妄設誓。要動人心。這是老。師娘作爲。豈是個撥亂之主。前日裴行儼在我面。前講。我因他相知不深。不敢與他說。不意他遭害。了。這所在。怕不是你我安身之處。叔寶道。這所在。我原不欲來。既來了。却又要似他們謀殺他。却也。非理。總之道。我殺得他。或獻得城。那廂信我。道我。有功。不知道在這邊謀。這一邊。獻他城立功。安知。

知後日在那一邊。又謀那一邊。獻他城立功。麼。在。說要他信。不知正添他疑。所以呂布殺了建陽。又。殺董卓。曹操不肯留他。大丈夫合則留。不合則去。我你只走身子罷了。你爲人粗暴。却要細心。莫與人說得孔竅。就走也不必約人。我你單身在人家。可以立得功。雄信是極好弟兄。他意思不同。也不。可在他面前露机。括兩個計議已定。

且將頭角潛池沼。只待風雷向九天。

一日在城中忽報唐兵已到九曲地方。王世克自

帶了龍驤二十八騎。寶與知節都在那廂領兵。遠望唐兵。可有三五里多遠。世克叫屯住。把二十八支兵。分二十八宿。結作一個方陣。叔寶分在前陣左邊。知節分在前陣右邊。將戰時。王世克自在門旗下指揮。他二將兩支人馬外。還有驃騎將軍李君羨。征南將軍田留安。龍驤將軍席辯。揚虔安。李君義。共七支兵。當先鏖戰。只見前陣左首秦叔寶。左手拿着雙簡。右手打着馬。帶有五七名家丁。往前一跑。前陣右首程知節。也帶了數十個人。肩擔着宣花斧。緊帶龍頭。也往前一跑。王世克在陣前。還只道兩個人去冲陣。不知道兩個人跑一箭多遠。跳下馬來。向王世克拜上兩拜。雷也似發聲道。末將荷明公殊禮。深思報效。爭奈明公素性猜忌。喜信讒言。不是某等託身之所。如今不能服事了。就此拜辭。說罷。跳上馬。就走。這事出于不料。連王世克。也沒個主張。只得

听魚歸大海。

任鳥向深林。

只咬緊牙根。道這廝這等薄情。却又轉過兩個將

軍來道。秦瓊叛逆。這不可不追擒正法。末將雖不才。願往抓擒。却是田留安李君羨。也不等發放。跳上馬就跑。口裏只叫有胆力家丁隨來。也隨有二三百人。向西追趕。趕有一里多路。漸漸看見李君羨道。程知節你逃到那裡去。我來了。程知節听了道。這厮不知死活。敢來追老爺。且等他近前。劈他一斧。只听得田留安又叫秦將軍好人。明知你要投唐。怎不說一聲。如今我趕着了。秦叔寶疑是誘敵之計。只打着馬跑。李君羨又道。兩個將軍你莫。我真追你麼。挈帶一挈帶。大家去罷。叔寶又想。想這兩個將官。雖云了得。料想制不我們下。一定是來同投降的。帶住了馬。等他近前。二人跑到跟前。道王世充猜忌。委難同事。特來相從。投唐四個人。趕做一隊。先着人報到唐營。唐將是穀州刺史兼安撫大使任瓌。忙迎入軍中。那邊王世充不曾交戰。已沒了四個將官。數百兵憤憤的。且收兵回洛陽。

笑殺牢籠無術。坐看衆叛親離。

任瓌也回穀州大宴四將犒賞隨行將士。席間叔
寶問及李魏公任瓌只得將前事細說。道朝廷封
河。刑國公未幾他自請安戢山東。不料到得桃
林縣就謀反劫了倉藏。要往伊州。行到熊耳山遇
了熊州盛總管出兵邀截。亂箭射死。叔寶聞言不
覺淚下。道可惜這個英雄也。只如此結局。他尸首
曾埋葬麼。任刺史道。首級已傳至黎陽。他黎陽守
將徐世勣上本要替他埋葬。唐主併尸首都給與
他去。不多時又問他部下從行將士任瓌道。他
不謀士賈閏甫勸他不從。還要殺他。逃在熊州王
伯當勸他不從。只得從他。也同被射死。尸骸聞也
是黎陽發去了。叔寶道。如今問甫在熊州住麼。刺
史道。李密死後。史熊州表他正直。要唐主擢用他。
道我既不能阻他。邪謀又不能與他同死。因他死
得官。我心何忍。不願爲官。逃去了。叔寶對知節道。
魏公于我你是一番主臣。田李二將軍可先入閤。
我與你還去會葬。纔是。

夙有君臣誼。

還兼朋友情。

豈因存歿異。

不復憶前盟。

次日田李二人入關。秦程兩個到黎陽。將到黎陽一座山邊。只見無數穿白的人馬。恰似

滿地霜華連白草。

一天雪色照秋蟾。

却正是徐世勣在那廂埋葬李魏公。自己穿着衰絰。在那廂作主。叔寶道。來得恰好。與知節也換了麻衣。在彼會葬。葬事完了。叔寶先捐數百金作倡。徐世勣程知節各有所助。叔寶寫下一封書。着人賁至瓦崗。與連明尤俊達。叫他好看王伯當妻子。并李魏公妻。王秀才妹。勿以存歿易心。此外各親其親。叔寶自有得寄母妻。知節寄母親。不必言了。徐世勣道。黎陽已歸于唐。我已作唐臣了。不如在此同守。叔寶道。我既與知節歸唐。也須一見唐主。仍舊回到穀州。一路上知節道。我們這干弟兄。還有羅士信留在東都。只恐王世充疑他。爲他殺害。叔寶道。士信世充輕他是少年勇夫。料不猜忌。只是這人知我等歸唐。他不久當來。但一時書札不便。且再處。兩人竟到穀州。準備西上。只見哨馬

報東都有一支人馬。搖旗擂鼓。向城而來。漸已將到。正是。

火來知有敵。

齊保賀闌山。

任刺史正待迎敵。叔寶去見道。東都來將。不知何人。今瓊等既在城中。有急凶同患之意。當與知節前往廝殺。任刺史道。既二將軍肯同心爲國。便以精兵千人相付。任刺史在東門看兵出了城。兩個一先一後前去。行不止五六里。東都兵已到。當先

一將却是羅士信。見了叔寶。大叫道。好哥哥。通知。也不通知聲。竟走了。如今我特來抓你哩。程知節道。羅家弟弟。王世充怎麼好人。爲他出力。不如同我們投唐罷。士信道。好哥哥。你自反了人家。又要我隨你。也罷。你夾及我降。我便降了罷。說罷。跳下馬來。對着叔寶道。適才逗哥哥耍來。王世充有始無終。把我看做邴元真一輩。又且縱自己子姪。凌鏢將士。所以我率部下棄了他來歸。不期二位哥哥還在這廂。叔寶分付將兵屯在城外。自與士信三人同進城中。與任刺史會了。次日起身入朝。唐

主聞知差人路上迎勞。進見除授

秦瓊馬軍總管

羅士信陝州道行軍總管

程知節左三統軍先至

田留安右四統軍

李君羨懷州行軍總管

此時秦王在隴西大破薛仁果。生擒獻俘歸闕。唐主特令他在長安休息。只除羅士信、李君羨各自到任。秦瓊三人留在他幕下。所他指揮。當先秦王着實有心于叔寶。因叔寶不肯背李密。只得罷了。到此十分歡喜。十分寵異他。叔寶也巴不得乘一個機會報效。恰值劉武周這廝殺了王仁恭。佔了馬邑。結連突厥。自稱可汗。入寇并州。先攻了齊王元吉。後虜了姜、李二總管。又攻了裴寂。奪了西河、晉陽、太原、西京。秦王世民上本道。太原王業所基。要行恢復。唐王傳旨發中兵。令秦王并率所部前往征討。這番英雄有用武之地了。

矢志王家不惜軀。肯將歡樂喪雄圖。

橫戈直令烽烟息。不愧當年美丈夫。

總評

世克之降叔寶似多此一番事。然只爲不肯逆
雄信。還是交情厚處。總之這干血氣之人。意氣
多名理短。又當把一番眼界看他。

世克能敗李密。當時英雄聞而歸之。亦以爲一
時之傑耳。共事而後去者。比比皆然。不獨叔寶
也。惟叔寶臨陣先降。較爲奇特。且不拂雄信于
前。不強雄信于後。交情遠識。兩無所愧矣。

賈閻甫識解。旣高品復卓犖。若使諫行言听。必
有可觀。惜不用于李密。又不肯用于唐。竟作徐
鴻客一流悲夫。

第五十四回

寇河東武周入犯 戰美良叔寶監功

亾隋失却中原鹿 捷足高才苦苦爭相逐到

底天心終可卜 笑人何事多翻覆 一劍誅

蛇驚鬼哭舉鼎英雄 刎首烏江澳知機每把

虬髯服觸景能將纖手縮

右調鵲踏枝

國勢將危。民心思亂。每每有一輩人出。有懷非望
之心。這須要審已度人。審自己英雄才畧。足以有

天下麾下將吏。都是留侯淮陽之流。這不妨舉事。又度他人不是我的對手。部下也沒有。一千佐命之人。越發可以舉事。若不能審已度人。項羽烏江。便是一個例子。只落得生民塗炭。士卒殘傷。且說劉武周乃馬邑人氏。先在鷹揚府爲投尉。與刺史劉仁恭領親兵。每日在閣下直宿。仁恭侍兒張紫烟見他是個豪傑。與他私通。事漸爲同輩知覺。武周不安。恰直馬邑饑荒。仁恭閉羅不發。武周遂與自己死友楊伏念邀集邑中部下豪傑。置酒縱飲。酒酣道壯士豈能坐待溝壑。不若共發倉粟救民。你道荒時荒年說個發倉救。有個不道好的麼。因此一齊謀。次日進府。竟殺了仁恭。收他侍兒爲妾。發倉賑濟。自稱太守。降了突厥。後來襲了隋汾陽宮。將宮人寶玩送與突厥始畢可汗。立他做定楊可汗。卽皇帝位。妻祖氏爲皇后。改元天興。就以楊伏念做左僕射。妹婿苑君璋做內史令。又破雁門。直攻并州。此時守并州是唐主子齊王元吉。不能抵當。他又得了一個易州賊朱金剛。有勇善謀。武

周把一個妹子與他爲妻。厚與粧奩。金剛就指撥他取晉陽。與唐主爭天下。金剛麾下又有兩個將官。一員朔州尉遲恭。一員晉陽尋相。這尉遲恭更武勇。出羣。武周以金剛爲西南道大行臺。尉遲爲先鋒。破了介州。被他用誘敵之計。在雀鼠谷拿去了一個大將姜寶誼。總管李仲文。元吉連寫表章求救。却走出一個不瞞事的裴寂來。他原沒甚本領。只因與唐主交厚。得了大位。只見義兵自太原直取關中。道是好領的。就討這差。做了一個晉州道行軍總管。領兵征討。

不解率師宜長子。自教一戰可與尸。

這裴寂倚着兵多將廣。長驅直入。那宋金剛也持重不敢浪戰。守住介休。裴寂自己屯兵度索原。分兵攻打介休。他道兵屯原上。兵來自高而下。勢如破竹。不知地高則水少。全靠介山來的一股澗水。宋金剛悄悄着尉遲恭領一支兵馬屯在介山壑。住澗水。裴寂累次差兵去爭這澗水。俱爲尉遲殺敗。軍中無水擾亂。裴寂只得傳令移營。說一個移

營軍士也不分個隊伍走了。纔一移動，只聽得戰鼓齊鳴。尉遲在山上殺下，尋相在城中殺出。兵士要顧斲殺，便顧不得輜重。戀着行李，便不能征戰。到底兩不相顧，被他殺得尸橫遍野，原草都血。裴寂也不顧眾人，只帶得幾個家丁，二月一夜直走到晉州。晉州迤北一帶州縣都歸金剛。

雄兵十萬若雲屯。

苦戰塵飛日月昏。

多少殘兵泣原上。

將軍只顧一身存。

此時兵漸向并州。齊王元吉見他一路來，將官拿的拿走的走。料是支撐不住，叫司馬劉德威道：「此賊遠來，斷須一戰，挫其軍威。卿是文人，我乃將種。明日五鼓，我帶領精兵出城，卿可率老弱守城。不可有誤。連晚犒賞了三軍。把行李裝上幾車，說是隨軍犒賞。把妻妾都是武扮，雜在家丁中間，五鼓出府。離得城分付賊勢浩大，難與爭鋒。且回長安，請旨區畫部下。聽得說不願殺回長安，那個不歡喜。一道烟都向長安去。劉司馬怕元吉出戰有失，差人出城打探。回報已自回京。這司馬與城

中百姓不勝驚惶。劉武周前軍已到絳中。土豪蔭保倚着城中無主。竟開城迎接。劉德威逃去不迭。只得自盡。一座晉陽不煩征戰。已屬了武周了。武周自己坐了太原。分金剛等攻打各州縣。宋金剛自己破了晉州。尋相破了龍門尉。連破了滄州。裴寂又發出一個高論。是堅壁清野。着虞州秦州兩處守將把城外并村落中百姓盡收入城固守。城外積聚盡行燒燬。不要資盜。百姓不願反。怨他擾害。一個夏縣的呂崇茂道。兵來未必死。如今先

去家資。是餓死了。倡些無賴作反。自稱魏王。與武周相應。裴寂只得又討救兵。

無才制敵還生敵。束手無謀只乞援。

唐主又差了一個永安王李孝基。工部尚書獨孤懷恩。陝州總管于筠。內史侍郎唐儉。救應爭奈賊勢極大。連唐主也沒法。道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只有秦王不肯。秦王自平薛仁果回來。一來部下瘡痍未息。二來建成元吉道他擁兵自重。故此他不欲領兵。到此時勢料道。

不是他出去也。平不賊來。况部下新有秦瓊程知節一千戰將。更易做事。所以上表道。

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若舉而弃之。臣竊憤恨。願假臣精兵三萬。必與平殄武周。克復汾晉。

唐王覽表道。吾見若肯出兵。汾晉必復矣。傳旨發兵三萬。并本部人馬。出長安。唐主自己鸞駕到華陰縣。長春宮宴犒。一路來。

塞威亦何酷。

塞草慘不綠。

風緊人顏悴。

霜滑馬行促。

挾纊主恩深。

橫戈士心篤。

片石何巍巍。

詩勒燕山曲。

秦王督兵。恰是十一月天氣。迤北風高地寒。黃河已結了冰凌。秦王兵到龍門。龍門這地方。兩山高峻。自高而下。相隔二十餘丈。岸峽水急。到此時也都凍了。秦王喜得是個岸狹。可以渡河。怕的又是水急。冰不結實。着兵士把石塊敲打。却也堅厚異常。秦王乘他無備。竟渡了河。到栢堡地界。安了營。

與宋金剛大寨相去不遠。只是寒冬雨雪。糧運道路艱難。河東郡縣遭武周這場兵火。倉庫都虛。也沒得來協濟。秦王差下叔寶知節。前到各營堡去教諭。這秦王百戰百勝。原有威名。又况他下西河取霍邑。所到都禁止擄掠。這仁義之稱。又是久著的。那一村堡不送糧來。那一個送糧的不行賞賚。所以兵食足了。秦王自己有了兵食。他故作持久之計。大兵屯住。一不出。又差下叔寶知節部下將士分番去截他糧。運使他軍中糧米不足。如此數日。計議發兵攻他。一日秦王帶了叔寶二十騎人馬。前到一座小孤山去。觀看宋金剛營寨。這山雖小。却久不經人行走。霜濃草滑。不能行走。秦王分付從騎都在小坡上屯扎。自己與叔寶兩個步上山崗。看他連營數十部伍甚整。

角韻逐風搖。

旌旗帶日飄。

將軍威令肅。

士馬寂無囂。

秦王與叔寶兩個指手画腳。道金剛營盤既大。將士又多。遠至此處。別無糧運。止靠劫掠。如今我駐

在此。他不敢西來。又不敢分兵去劫。這也是坐困之道。只待他糧盡退回。乘勢追殺。可以盡復故境。兩個正說。只見石麟中一條雪色蛇向秦王面前。直攔將來。往秦王背後而去。秦王道。奇事。怎隆冬蟲蛭俱已蟄。怎有蛇來。回頭看時。只見一支賊兵。分作三路。一路由左。一路由右。一路從背後悄悄殺來。恰是宋金剛出哨兵馬。秦王也不慌忙。道有人暗笑我們。急與叔寶下得山崗。到山坡上。這些軍士在那廂也。有牽馬喫草的。打盹的。閑坐說笑的。見秦王都走。起身。秦王與叔寶急跳上馬時。左右二支人馬已從谷口抄出。漸漸將近。秦王道。莫怕。你們先行。我與秦將軍斷後。山路走不快。他那出哨將官是個胡騎出身。叫做馬哈。慣會騎馬。頭一個趕來。秦王道。秦將軍箭不可輕放。兩個只張着弓。慢慢押後。將及有七八十步遠。只叫得一聲着。馬哈翻筋頭掉下馬去。比及一個家丁趕上來救時。叔寶箭又到。已跌下馬。以後的發聲喊。都把身子閃入在樹林中去了。秦王與叔寶自從容回

管正是

箭巧如穿楊

人輕似落葉

秦王回營議定堅守以老賊兵却又探馬來報永安王領兵征勦夏縣呂崇茂正在圍城不料金剛差尉遲恭尋相前往救援裡外夾攻永安王自己圍城先差總管劉世讓尚書獨孤懷恩迎敵被尉遲陣上活擒了獨孤尚書鞭打了劉總管落馬擒去及至永安王自己上前又被尉遲拿去于總管唐侍郎抵死要救又遭呂崇茂夾攻都陷沒了日

下尉遲將領得勝入馬回轉滄州秦王道永安王素稱漢勇于劉兩總管善戰獨孤尚書唐侍郎善謀怎至全軍皆沒報馬道尉遲恭他長身鐵面虎背熊腰力敵萬夫唐將莫敢櫻其鋒委是難敵秦王發放了報馬與眾將計議道金剛軍多糧少正在之竭若令尉遲恭得以奪獲唐兵糧餉助他他勢越大且永安失陷也須救援我想尉遲自夏縣還滄州必經美良川過若出兵邀截不惟使他不與金剛連兵奪回眾將亦未可知但尉遲既英

勇還須我自往。斷殺叔寶道。尉遲恭一介勇夫。何須大王親行。末將不才。願領一支人馬。先據美良州。待他來時。擒獻麾下。

憑將捉將手。

要着凌烟功。

秦王道尉遲雖勇。料不能當將軍。我還差民部尚書殷開山相輔。尉遲這廝。驟勝兵疲。况轉輸勞苦。必為我敗。只是這廝為將軍扼住。不能東就金剛。必南合王行本。這也不可容他。只待將軍捷音至。我便出兵前去。此處留程將軍把守足矣。叔寶得

了令與殷尚書兩個領兵先據美良川。到不一日。尉遲兵馬已到。尉遲恭倚着永安王全軍俱已大敗。前路無人攔擋。自己當先。尋相押後。帶了糧餉。金帛子女。器械刀鎗。併這幾個唐將。迤邐而來。忽報前邊有兵擋路。自己提鞭躍馬上前來。瞧見一個

鳳翅金盔。魚鱗銀鎧。面如月滿。身若山凝。飄飄五柳長髯。凜凜一腔殺氣。弓掛處一彎缺月。箭搖處兩道飛虹。人疑是再世伍胥。真所画白描。

關聖。

這便是唐國大將秦瓊。秦瓊見一將提鞭而來。知是敬德。果然也是一個英雄。

兩道黃眉。一團鐵臉。睛懸日月。氣壯虹蜺。虎鬚倒捲。峭似松針。猿臂輕舒。渾如鐵槩。鐵幘頭配。烏油甲。青天湧一片烏雲。烏錐馬。吹皂羅袍。大地簇一天墨霧。想應是翼德臨戎。一定是玄壇降世。

尉遲大叫道。何處將士。不曉咱尉遲敬德麼。敢我我去路。秦叔寶道。我唐朝大將。那認得你這胡地小卒。快留下擄掠輜重。饒你性命。敬德道。你這廝不知死活。待擒去一併獻功。拍一拍馬。提雙鞭。直取叔寶。叔寶也縱兩箭。直取敬德。自早至午。戰有半餉。不分勝敗。

馬蹴征塵颯。

戈揮霜雪飛。

相逢皆勁敵。

血汗濕征衣。

殷開山與尋相都兩下待陣。在那廂看。稱讚好一對將軍。真是棋逢敵手。

有時。殷開山却有

主意這時日已將西。若再停待。軍士饑疲。不堪用了。喝一聲道。沖過去。果然這些軍士發一聲喊。直殺過來。尋相正在呆看。見唐兵沖來。忙退入後邊。管押捉來唐將部下將士。見主將退走。也便四散走開。被殷開山率兵亂殺。尋相只管得一個永安王。獨孤尚書。先拿的于總管。劉總管。唐侍郎。并擄來糧餉車仗。盡皆失去。敬德正聞叔寶見部下已散。只得且戰且走。隨着敗兵退回。却已被秦叔寶殷開山趕了十多里路。遠殺了部下二千餘人。去

到蒲坂。投王行本兵馬去了。

功雖相敵。還看德。

運屬唐家奈若何。

敬德收合部下。共有五千餘人。正往蒲坂。不期王行本已被秦王先期。差將軍秦武通前去征勦。王行本督兵出戰。大敗陣亡了。敬德到得安邑地方。只見一彪人馬迎來。敬德只道王行本人馬。也不隄防。及至兩軍相對。一少年將官當先。乃是秦王。秦王道。尉遲將軍。天意有在。何不背暗投明。敬德看見少年將校簇擁的多。知是秦王道。人各爲主。

我只曉得戰。不曉得降。正馬直冲來。秦王也不怯。挺槩槩去。殺有數十餘合。秦王雖勇。奈勝不住。敬德這團蠻力。部下將官。丘行恭。段志玄。齊國遠。李如珪。劉弘。恐有疎失。一齊殺出。尋相也來幫助。敬德兩下亂殺。敬德力戰數將。毫無懼怯。只見敬德陣後大亂。却是叔寶將奪獲功級車仗。交與殷開山。着他領回大寨。原與秦王相約。故此又帶精兵五百。追尾敬德兵來。大喊道。胡賊。秦將軍來了。竟奔敬德。敬德撇了衆人。也奔叔寶。這翻五個將官。都來攻尋相。尋相如何當得。只得望呂州一逃。敬德先與那秦王已戰有半餉。後遇叔寶。也勉力撐持。爭奈尋相已走。部下已被唐兵擒斬。這是孤掌難鳴。不怕不走也。單騎去了。一路。

落日搖孤影。

驚風送獨行。

憑誰話英勇。

淒絕欲傷神。

秦王得勝。收兵仍回栢壁。與金剛相距。殷開山與衆將。稟秦王道。金剛部下猛將。獨有尉遲。今已敗北。不知去向。我兵屢破敵人。意氣正銳。不若分兵。

攻打金剛。金剛一破，武周自走。太原可得。秦王道。金剛滑賊，懸軍深入。正要速戰。我正要緩他。他所倚靠的是擄掠。今各城堡俱深溝高壘。不為他所破。他資糧日窮。我只閉營休士。以挫他銳氣。再發兵到汾州。隰州。冲他腹心。他不為糧盡而回。定為內顧。轉去他兵一動。其心已搖。乘勢追逐。百戰百勝。何不寧耐。以乘其弊。秦王移文并州附近地方。着他堅守城池。啓唐主差將軍行敏。協力守潞州。總管張淪。協守浩州。使劉武周不得橫行。自己分兵絕金剛剽掠。兩人都如籠中鳥。不能施展了。

兵忌拙速。

亦貴巧遲。

變化莫圍。

長子之師。

總評

叔寶立功。唐朝美良川第一着也。筆筆描寫。恍開生面。復取晉陽。乃造唐根本。敗尉遲。乃破宋金剛。張本而美良川之戰。叔寶為最。秦王之得叔寶力。亦于此為最。附驥千里。斯無負其材武矣。

第五十五回

降敬德河東大定 救李藝兄弟相逢

詩曰

人臣貴守止。

豪傑當覓機。

淮陰棄靴戰。

所志在高飛。

雌雄方未定。

天意靡攸歸。

何為集于枯。

嗚嗚悲式微。

食人之祿。死人之事。這是常情。常法。但草草相從。不過是眾人待我。定要為他死義。身戮名滅。也是。

匹夫之諒。故豫讓不死。范氏中行而死。智氏。韓信。陳平。不終事項王。而歸漢。還只算個善見機。不是肯義。秦王與金剛相持。一守四月。敬德尋相都也。回在麾下。來挑戰。秦王只是不出。幾次敬德來。單搦秦瓊出馬。叔寶要與他定個雌雄。秦王不許。漸到了食盡。金剛自己領前軍。尋相中軍。敬德後軍。金剛已去。敬德還來搦戰。要使唐兵不疑。直待金剛去了兩日。敬德直臨唐營。大聲道。累次討戰。你只是不出。如今有膽方出來。決一死戰。不然。咱家回兵。任你來。趕咱。也不懼你。嚷叫。一會把鞭梢一揮。眾軍盡望北去。敬德自在後邊壓陣。

故作負嵎虎。

誰爲馮婦櫻。

秦王道。我料這廝必走。但敬德雖云善戰。無奈士氣已頽。當乘勢追擊。可復并州。自帶了劉弘基。丘行恭。出中路。秦叔寶帶齊國。遠出東路。程知節。帶李如珪。出西路。三支相隔。不過一二十里。以便聲息相聞。殷開山督大軍。糧食在後。一連放上三個砲。起身。一直趕到呂州地界。敬德與尋相已合。

兵一處。望見塵頭大起。知是追兵到來。撥轉馬頭。排一個陣勢。這邊秦王兵先到。也不打話。一湧冲殺。敬德力敵秦王。羣相來戰。劉弘基勝敗未分。東西兩路。探知中軍廝殺。疾忙趕上。秦叔寶齊國遠。程知節李如珪一齊來奔敬德。任你鐵石人。也難攔架。只是護着這些兵。且戰且走。部下老弱不能行走。零星落後。跑不得快。都遭砍殺。敬德騎烏錐馬。跑得快。一日一夜。足勾走了二百。秦王并各將也趕了二百里。到了高壁嶺。好一條嶺。

峭壁連天起。

危塗接漢遲。

車難方軌進。

人倚五雲高。

跑到嶺下。剛待上嶺。劉總管趕上前。一把帶住。秦王韁繩道。大王連破賊兵。其功可云奇矣。深入不已。路險力疲。脫有失誤。前功盡棄。秦王道。北來儘多山險。金剛不知據險拒我。只顧逃走。計窮可知。我今追之。當使如疾雷。不及掩耳。衆心倉卒。不能復合。智謀倉卒。不能遽出。必敗無疑。若少遲延。或據可守之地。合已散之人。更費我經營矣。丈夫處

國豈暇顧身。

破險入荆榛。

追奔暮又晨。

丈夫履戎行。

謀國不謀身。

叔寶等見秦王如此意氣。道某等願捨死從大王。滅賊秦王策馬先進。各將官也不及造飯策馬後。隨到雀鼠谷。連宋金剛也追着了。此時賊兵多。唐兵遠來。反少。秦王分付把兵仍分三支。此進彼停。互相休息。以疲賊兵。來到谷口。敬德單騎勒馬立。看谷口。是黑殺神一般。谷口狹隘。唐兵與他相拒。

一時不能進谷。只見谷左首山上。二連飛下幾枝箭來。把敬德鐵撲頭打得老响。却是叔寶差下數十伶俐軍士。抄路攀藤附葛的。佔在上面。放箭從高而下。雖有盔甲。難以抵當。敬德無可奈何。只得舞起雙鞭。雪團似擋着箭。跑入谷去。秦王與各將乘勢趕進谷中。彼此輪流追殺。敬德也恃着自己有勇也。趕回來迎敵。自早至晚。八次相持。却也三日。被唐兵趕得粒米不得粘口。便是鐵人也軟了。部下與宋金剛部下。共被唐兵殺了萬數。捉了萬

數金剛部下剝得約有二萬多人。逃入介休城去了。正是

涸魚雖脫網。

龍變是何時。

此時已出谷口。秦叔寶向前道。此去介休不遠。賊已入城。有地可據。我等到彼。營寨一時未立。恐他城中有生力兵出來劫營。况衆士已兩日不食。三日不解甲了。且此少息。明日進兵。秦王傳令。就在谷口西邊平原上歇馬。問軍中曾帶有糧食麼。帳下回覆。管糧官在後趕不上。衆軍帶有乾糧。沿路

已喫完。賊兵弃下糧餉。只願得追趕。也不曾收得。秦王道。可有生口麼。道適纔出口。有一隻賊兵失下的羊。秦王道。也可。克饑將來殺了。與衆將士分而食之。部下饑得緊。也自去找些禽獸。并自己蒸帶乾糧食用。屯扎一日。大兵已到。秦王着埋鋪造飯。喫了去打介休。敬德在城中對金剛道。唐兵遠來。糧餉不繼。我兵累敗。人心不振。只是堅守。挫他兵鋒。金剛道。唐兵遠來疲敝。正該棄他。怎只固守。自己帶兵一萬出西門。敬德帶兵五千出南門。尋

相帶兵五千出東門。秦王也分兵迎敵。親敵宋金剛。先是任城王道宗。劉弘基與金剛相敵。金剛拚死砍來。也不能取勝。秦土竟領一支奇兵直冲他陣後。陣後一亂。連前兵也敗。金剛要進城。也不得進。被秦王又砍了三千多人。直追過張難堡地面。堡裡面也是個唐浩州行軍總管樊伯通。聽得宋金剛兵來。謹閉堡門。讓他兵過。及至秦王兵到。還道是未盡賊兵。不敢出來。唐兵喊是秦王到也。還不信。直到秦王自來。叫門。纔敢開。聽得說秦王趕許多路。不曾午膳。送的兩甌燒刀子。小米飯。秦王見軍士不得食也。略喫些。然後收兵。這邊尋相被知節殺得大敗。敬德與叔寶勝負相當。却退入城裡。此時劉武周聽得金剛大敗。所得州縣都失。逃入突厥。宋金剛還不知死活。要在那廂收兵相戰。也沒個人應。秦王要到晉陽。又恐敬德是員驍將。他若不除。終爲後患。差下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一文一武。到介休招降。敬德閉門不納。道宗在城下大聲道。我秦王兵如破竹。河東盡平。武周金

王見軍士不得食也。略喫些。然後收兵。這邊尋相被知節殺得大敗。敬德與叔寶勝負相當。却退入城裡。此時劉武周聽得金剛大敗。所得州縣都失。逃入突厥。宋金剛還不知死活。要在那廂收兵相戰。也沒個人應。秦王要到晉陽。又恐敬德是員驍將。他若不除。終爲後患。差下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一文一武。到介休招降。敬德閉門不納。道宗在城下大聲道。我秦王兵如破竹。河東盡平。武周金

剛逃入突厥。足下困守孤城。將欲誰爲。敬德只。做
不聽。得。倒是尋相對。敬德道。秦王之兵。果是猛勇。
我們在此。兵糧有限。終難自立。况武周猜狠異常。
金剛剛。懷自用。待我等也。只平常。何必爲他死守。
竟放了道宗士及進城相見。道宗與士及說及秦
王好賢下士。不欲以兵威逼人。部下多是四方慕
義來投。將官不可執迷。敬德原也是個直漢。當不
得這兩人巧言。尋相撮掇。就全城歸附了。這是

就湯伊尹原非畔

天意歸時人意從

到營中相見。秦王甚加優待。陞他做左一府統軍。
使領新降兵八千。與秦叔寶程知節都爲心腹之
將。屈突通累累說他爲人剛暴。怕他不肯實心投
順。况又叫他管自己兵。憑他提調。怕乘機爲變。甚
是不難。秦王只是不聽。帶他同至晉陽。打聽得宋
金剛劉武周逃在突厥。後又思南還。逃走都爲突
厥所殺。知得并州無事。就將并州交與總管李仲
文。傳令西還。只見幽州總管燕都王李藝差部下
將官尉遲南來賀秦王。送禮。叔寶見了。邀至營中。

問及羅總管夫婦。與他表弟都平安。尉遲南道總管因唐主初起義兵。着史大奈領兵來助義。得長安時。又差下官來上表勸進。所以唐主大喜。封燕郡王。賜國姓。鎮守朔州。只是目下因與竇建德隣境。常來侵擾。喜得令表弟武勇超羣。愚弟兄同心戮力。又得兩員將官。薛萬均薛萬徹。乃涿郡通守薛世雄之子。薛世雄為建德許敗氣死。所以二人要報親仇。極其効力。目下曾差高世興為將來攻幽州。被羅公子與小將們分路大殺。也斬他首級五千有餘。爭奈地小兵微。不知後事如何。叔寶聞及張公瑾白顯道尉遲南道。張公瑾他出仕夏王。聞道在涓水為官。白顯道時症前歲身亾了。此時童環金甲都在宋金剛部下為將。童環是雀鼠谷被唐兵生擒。叔寶偶然看見。收在部下。金甲隨尋相來降。叔寶也討來。署在帳前。都請來營中相叙飲酒。

千里徒相思。

一朝遂共集。

絮語不嫌疲。

却厭更籌急。

次日叔寶進見秦王。道幽州李總管原是末將姑夫。且末將少年負屈。遠戍幽州。得姑夫提携。復還鄉井。今年已垂暮日。遭竇建德凌逼。末將意欲前往省候。伏乞鈞旨。秦王道。李總管效義抒忱。已膺聖眷。今又差人來賀。禮無不報。將軍既係至親。欲往省候。順便就差將軍前往報聘。秦王也寫了一封書。備了禮。交與叔寶。叔寶將部下交與程知節帶管。自己帶了從騎數十人。前往幽州進發。將至幽州。一望征塵大起。但見

紅日慘無色。

征塵蔽不開。

叔寶道。這一定是與竇建德交兵了。果然是竇建德要報前日敗兵之仇。親提大兵二十萬。戰將千員。直犯幽州。李總管見他勢大。只是嬰城固守。建德駕了雲梯。撞竿。冲車。排滿城下。李總管見城南雉堞低矮。道他必從此處攻打。地下都穿有地道。要出奇兵。巧是建德果攻城南。人多得緊。城上雖有砲石。他也不怕。一竟扒城。手都已到緊頭上了。却是羅公子在城上砍殺。薛萬徵薛萬均。統了些

敢死之士從地道中殺出。都是長刀大斧。在攻城。的背後亂砍。城下不隄備。當抵不來。一哄就走。連到城壕邊的。都心慌跌了下來。被他兄弟二人與衆死士殺有一千餘人。燕郡王得了勝勢。着尉遲北守城。自己父子各帶精兵出城。意思道建德敗兵這一回必定沖動他大營。乘勢還可取勝。不期建德聽得攻城兵敗。城中畢竟趁勢追來。預先傳令在營中排了陣。只待城中兵到。填了壕塹。一齊殺出。燕郡父子兩個與薛萬徹萬均一齊趕到寨

前。却見灰土撲面。又聞着足響。得彼此不見。竇建德兵從灰塵中殺出。燕郡王父子驍勇。怎當得他兵多。一湧而來。把來都圍在裏。燕郡王只得自舞着兩條銀簡。羅成是纏腰。薛萬均萬徹是大刀。殺來殺去。只要僥倖進城。守志往城。推建德兵一步步。隨着圍。不能脫身。

四下皆楚歌

急難忘生逝

正在危急之時。喜值叔寶到來。却是交兵。叫尉遲南休。且帶了從人禮物進城。竟去戰場上瞧一瞧。

尉遲南道秦將軍善觀方。走了。叔寶獨自騎着馬趕來。也不知勝的那家。王莽的那家軍。只聽四圍喊道。不要放走李藝。叔寶就知圍在裡邊的。是李藝了。乘着建德兵不疑。手提起兩條簡。泰山壓頂似打下來。直犯重圍。進得圍來。見他父子拼命死戰。叔寶大喊道。姑爺。秦瓊帶領大唐兵來了。燕郡王聽了也吃一驚。真是從天而下。起初時兩條簡。殺進兩條簡。殺出。這番四條簡。混做一處。不知那個是燕郡王。乘叔寶殺進來的路。

齊殺出二十萬兵。沒個敢來攔當的。及至追來。當不得秦叔寶英雄。尉遲北又點精兵出城接應。趕殺建德。又聽說秦瓊帶領唐兵來。怕一時唐兵來助。料不能勝。只得退兵去了。這便是叔寶。

武勇已服衆。

虛聲又奪人。

叔寶立馬在後。直待各軍進城了。進城燕郡王已在城門邊相候。叔寶見了道。姑爺請先回。小侄即刻相見。燕郡王就先到府中。發放各將官守城的。守城哨探的。哨探有功的。賞勞死傷的。優恤公事。

完叔寶冠帶進見。先行參禮。送上秦王的書札禮物。次後又過來要行內侄之禮。拜見燕郡王再三不肯道。今日若非賢侄。幽州存亡亦未可知。鞍馬勞頓不須行禮。且同至私衙與老妻相見。封了門。與叔寶同至私衙。羅老夫人偕來相見。

天涯骨肉終相聚。只是相逢更白頭。

叔寶拜了四拜。羅公子也換了戰袍出來相見。與叔寶對拜了四拜。叔寶送上些與姑娘表弟的禮。俱收了。相謝畢。問起叔寶母親與妻子。道俱在。

東問叔寶別來踪跡。叔寶備道為隋家立功高。因為宇文述妬忌。只得投唐。燕郡王道我觀天時。人事必定歸唐。賢侄為唐家佐命功臣。應子封妻。所不必言了。最喜愚夫婦年逼桑榆。遭此亂離。又得與賢侄相逢。叔寶道。姑爺舉進非附唐。不異寶融歸漢。他日圖畫凌烟。小侄得隨其後。自是大幸。又喜姑娘康健。賢弟成人。使小侄相見。不勝慶幸。于本晚大開家宴。都吃得酩酊。仍舊畱叔寶在書房中安歇。與羅公子談了徹夜。論及當時豪傑。并

當時僭竊。道都不能有。天下畢竟還歸唐家賢弟。當一心事之。莫要二意。次日稟明燕郡王去拜尉遲兄弟。又訪薛氏兄弟。盤桓數日。叔寶要相辭起身。道世充建德未平。不是偷閑之時。燕郡王夫婦甚是依依不捨。羅公子要相從同去建功。叔寶道姑爹姑娘老年不是你出外從戎之時。況且建德未平。四郊多事。不宜輕出。羅公子也不敢相從。又留款了兩日。燕郡王撰了一道表達唐主。一道啓達秦王。也備了禮送叔寶西回。叔寶別了姑娘燕郡王在郭外相送。正是

相看頭已白。

此會是何時。

羅公子與兩尉遲兩薛都在十里長亭餞別。叔寶對羅公子道。賢弟處世甚難。你做慣公子。恐不宜于世居人下。受不得臃腫之氣。如必要建功立業。可俟建德平出來。又對兩尉遲與二薛道家姑夫。年老表弟少年作事。俱仗四兄爲他保境安民。說了相別。因世充在洛陽。建德在山東。仍舊取路在迤北到閩中。秦王又已奉詔出兵向洛陽了。

總評

原本李藝後不得見。茲爲補入。既入李藝。則諸人又不得不補矣。

个中敬德之事稍畧。以本傳所重在叔寶。不可多及耳。

秦王戰守極合兵法。故戰無不勝。餘都是莽男子。何能不敗。

